

● 河南人民出版社
● 程光炜 编著

台港小品文 精品鉴赏



台港小品文 精品鉴赏

程光炜 编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01号

台港文学艺术丛书

台港小品文精品鉴赏

编著 程光炜 责任编辑 王国钦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省鹤壁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/1印张 8.5字数 194000 印数 8000—14000

一九九三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九五年一月第四次印刷

ISBN7-215-02077-0/1·212 定价：8.20元

出版者的话

- 一、台港文学艺术，是以祖国文化为母本、以民族传统为基础并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发展而成的特殊文化载体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了加强大陆与台港文学艺术的交流，为了祖国文化的完整积累，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。
- 二、立足于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归和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，立足于大陆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，本丛书试图以台港文学艺术为切点，对台港社会的文艺现象、历史发展和人文现状进行深入的探讨与把握，取同存异，力求为逐步开放的大陆文学艺术的健康和繁荣，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照。
- 三、本丛书涵盖诸种主要的台港文学艺术形式，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影视等。丛书大致分为三个系列：作家研究、作品研究和作品鉴赏，既进行分门别类的现象分析，又进行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；既进行文化意蕴的综合评估，也进行古今中外的比较观照。三个系列将整体体现本丛书的宗旨与意向。
- 四、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台港作家、各界人士尤其是台港文学研究者、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和关照，我们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目 录

出版者的话..... (1)

梁实秋(台湾)

放风筝..... (1)

睡..... (5)

中年..... (9)

林语堂(台湾)

人生快乐的问题..... (13)

中国人的家族理想..... (18)

张爱玲(香港)

天才梦..... (28)

余光中(台湾)

塔..... (32)

於梨华(台湾)

亲情·旧情..... (41)

柏 杨(台湾)

一盘散沙..... (47)

第一是保护自己..... (49)

沉重的感慨..... (52)

罗 兰(台湾)

中国式悠闲·····	(53)
青年畸恋·····	(53)
林海音 (台湾)	
阳光·····	(62)
琦 君 (台湾)	
下雨天，真好·····	(67)
叶维廉 (台湾)	
阳光大道与蓝天海岸·····	(74)
三 毛 (台湾)	
不死鸟·····	(77)
乡愁·····	(79)
西 西 (香港)	
手表·····	(83)
桌子·····	(85)
席慕蓉 (台湾)	
夏天的日记·····	(88)
琼 瑶 (台湾)	
敲三下，我爱你! ·····	(95)
陈纪滢 (台湾)	
除夕之忆·····	(100)
梁锡华 (香港)	
来鸿去雁·····	(104)
羊令野 (台湾)	
云和鸽子·····	(112)
林清玄 (台湾)	
乡音·····	(115)

鸟的心情.....	(116)
声音的灵魂.....	(116)
思 果(香港)	
主客.....	(118)
李碧华(香港)	
死海.....	(124)
张晓风(台湾)	
别名别名.....	(126)
何 索(台湾)	
太太不在家.....	(129)
赵滋蕃(台湾)	
木讷.....	(134)
方娥真(香港)	
晚运相同的街头人.....	(137)
刘晓梅(香港)	
童心.....	(140)
蒋 勋(台湾)	
庄子与蝴蝶.....	(143)
亮 轩(台湾)	
别赋.....	(150)
杏林子(台湾)	
日子.....	(155)
朋友及其他.....	(157)
彦 火(香港)	
遥远的地方有一条江.....	(159)
王椰林(香港)	

中国情怀的魅力·····	(162)
杨 子 (台湾)	
十八岁·····	(164)
两代人的矛盾·····	(166)
陈之藩 (台湾)	
寂寞的画廊·····	(168)
夏 婕 (香港)	
恋夜·····	(174)
张结凤 (香港)	
新移民的苦恼·····	(176)
胡品清 (台湾)	
我藏书的小楼·····	(179)
侯榕生 (台湾)	
乡村的向往·····	(183)
王鼎钧 (台湾)	
手相·····	(187)
姜 穆 (台湾)	
以退为进的奥妙·····	(190)
黄雍廉 (台湾)	
征服个性·····	(192)
庄 因 (台湾)	
母亲的手·····	(196)
赵 云 (台湾)	
老·····	(201)
透耀东 (台湾)	
浊涕·····	(204)

简 宛(台湾)	
手中情.....	(206)
林 玲(台湾)	
依然是雨.....	(212)
爱 亚(台湾)	
牵.....	(216)
夏 马(香港)	
秋雨.....	(218)
陈芳明(台湾)	
流浪的吉他.....	(220)
阿 盛(台湾)	
娘说的话.....	(226)
李瑞腾(台湾)	
我内心的秘密.....	(230)
简 嫔(台湾)	
缘.....	(232)
陈铭璜(台湾)	
小楼阁里的女人.....	(236)
小 雨(台湾)	
人生散曲.....	(240)
曾 聪(香港)	
总是离别伤怀.....	(243)
焦 桐(香港)	
第四堵墙.....	(247)
附：台港小品文的历史嬗变.....	(250)

梁实秋(台湾)

放 风 筝

偶见街上小儿放风筝，拖着一根棉线满街跑，嬉戏为欢，状乃至乐。那所谓放风筝，不过是竹篾架上糊一点纸，一尺见方，顶多底下缀着一些纸穗，其结果往往是绕挂在街旁的电线上。

常因此想起我小时候在北平放风筝的情形。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，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，偶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。在北平，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，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。这时，风劲且稳。严冬时风很大，过于凶猛，春季过后则风又嫌微弱了。开春的时候，蔚蓝的天，风不断的吹，最好放风筝。

北平的风筝最考究。这是因为北平的有闲阶级的人多，如八旗子弟，凡属耳目声色之娱的事物都特别发展。我家住在东城，东四南大街，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，庙旁边有一片风筝铺，铺主姓于，人称“风筝于”。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。我家离他近，买风筝特别方便。他做的风筝，种类繁多，如肥沙雁、瘦沙雁、龙井鱼、蝴蝶、蜻蜓、鲇鱼、灯笼、白菜、蜈蚣、美人儿、八卦、虾蟆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。鱼的眼睛

是活动的，放起来滴溜溜的转，尾巴拖得很长，临风波动。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。波动起来也很好看。风筝的架子是竹制的，上面绷起高丽纸面，讲究的要用绢绸，绘制很是精制，彩色缤纷。风筝于的产品，最精采的是“提线”拴得角度准确，放起来不“折筋斗”，平平稳稳，风筝小者三尺，大者一丈以上，通常在家里玩玩由三尺到七尺就很够了。新年厂甸开放，风筝摊贩也很多，品质也还可以。

放风筝的线，小风筝用棉线即可，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数绺捻成的“小线”，小线也有粗细之分，视需要而定。考究的要用“老弦”：取其坚牢，而且分量较轻，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，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圈儿。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“线桃子”上。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桃子，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。用食指打一下，桃子即转十几转，自然的把线绕上去了。

有人放风筝，尤其是较大的风筝，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，因为那里风大，一抖就起来了。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，名为“拍子”，长方形的，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，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。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，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，要有人举起一根大竹竿，竿顶置有铁叉头或铜叉头（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），把风筝挑起，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，等着风一来，一抖，风筝就飞上天去，竹竿就可以撤了。有时候风不够大，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踞坐在房脊上面。有时候，费了不少手脚，而风姨不至，只好废然作罢，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。

风筝和飞机一样，在起飞的时候和着陆的时候最易失事。电线和树都是最碍事的，须善为躲避。风筝一上天，就没有事，有时候进入罡风境界，直不需用手牵着，大可以把线拴在屋柱上面，自己进屋休息，甚至拴一夜，明天再去收回。春寒料峭，在院里

久了会冻得涕泗交流，线弦有时也会把手指勒得青疼，甚至出血，是需要到屋里去休息取暖的。

风筝之“箏”字，原是一种乐器，似瑟而十三弦。所以顾名思义，风筝也是要有声响的。《询刍录》云：“五代李邕于宫中作纸鸢，引线乘风为戏。后于鸢首，以竹为笛，使风入竹，声如箏鸣。”这记载是对的。不过我们在北平所放的风箏，倒不是“以竹为笛”，带响的风箏有两种，一种是带锣鼓的，一种带弦弓的，二者兼用的当然也不是没有。所谓锣鼓，即是利用风车的原理捶打纸制的小鼓，清脆可听。弦弓的声音比较为悦耳。有高骈风筝诗为证：

夜静弦声响碧空，官商信任往来风，
依稀似曲才堪续，又被风吹别调中。

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。人生在世上，局处在一个小圈圈里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。出门旅行，游山逛水，是一个办法，然亦不可常得。放风筝时，手牵着一根线，看风筝冉冉上升，然后停在高空，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，俯瞰尘寰，怡然自得。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，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罢。春天的午后，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起的风箏，虽然也觉得很好玩，究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，那风筝就好象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。真是的，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，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好象是游罢归来，虽然不是扫兴，不是败兴，至少也是兴尽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，懒洋洋的，无话可说，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。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。

放风筝还可以“送幡”（俗呼为“送饭儿”）。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，圈上附一长纸条，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

被风吹着慢慢的滑上天去，纸幡在天空飞荡，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。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，黑暗中不见风筝，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。

放风筝有时也需要一点点技巧。最重要的是在放线松弛之间要控制得宜。风太劲，风筝陡然向高处跃起，左右摇晃，把线拉得绷紧，这时节一不小心风筝便会栽下去。栽下去不要慌，赶快把线一松，它立刻又会浮起，有时候风筝已落到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，依然可以把它挽救起来。凡事不宜操之过急，放松一步，往往可以化险为夷，放风筝亦一例也。技术差的人，看见风筝要栽筋斗，便急忙往回收，适足以加强其危险性，以致于不可收拾。风筝落在树梢上也不要紧，这时节也要把线放松，乘风势轻轻一扯便会升起，性急的人用力拉，便愈纠缠不清，直到风筝扯碎为止。在风力弱的时候，风筝自然要下降，线成兜形，便要频频扯抖，尽量放线，然后再及时收回，一松一紧，风筝可以维持于不坠。

好斗是人的一种本能。放风筝时也可以表现出战斗精神。发现邻近有风筝飘起，如果位置方向适宜，便可向它斗争。法子设法把自己的风筝放在对方的线兜之下，然后猛然收线，风筝陡的直线上升，势必至和对方的线兜缠在一起，两只风筝都摇摇欲坠，双方都急于向回扯线，这时候就要看谁的线粗，谁的手快，谁的地势优了。优胜的一方面可以扯回自己的风筝，外加一只俘虏，可能还有一段线。我在一季之中，时常可以俘获四五只风筝。把俘获的风筝放起，心里特别高兴，好象是在炫耀自己的胜利品。可是有时候战斗失利，自己的风筝被俘，过一两天看着自己的风筝在天空飘荡，那便又是一种滋味了。这种斗争并无伤于睦邻之道，这是一种游戏，不发生侵犯领空的问题。并且风筝也只好玩一季，没有人肯玩隔年的风筝。迷信说隔年的风筝不吉利，

这也许是卖风筝的人造的谣言。

【赏析】该文系老作家梁实秋晚年之作。人至晚境，大凡是喜欢唠叨些陈年旧事的，所以文字容易啰啰嗦嗦，流水帐一般。但此文却极干净，极纯粹，亲切安详，从容道来。从中可见作者大智若愚的人生态度。

文章分两部分。一至七段为第一部分，围绕“风筝”谈京华民俗文化。从风筝的季节气候到其历史源起，从风筝的种类形状功能，到放风筝的习俗和技术要求，不一而足，甚至不厌其烦。其情景，惟妙惟肖，让人陡然勾忆起种种童年旧事，但更令人惊异于京华之地风俗的质朴、粗直和幽深。尤其是“风筝一上天，就没有事……甚至拴一夜，明天再去收回”这一段文字，使人蓦然品出其地域性格的大度、豁达。“放风筝”既是一种文化，也反映出一种性情、气质。

从八段至结尾为第二部分，这一段文字字字珠玑，耐人玩味。先说人“局处在一个小圈圈里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”，放风筝意味着自我满足；继又说“凡事不宜操之过急……放风筝亦一例也”；最后则说，“好斗是人的一种本能”，尽管“这只是”一种游戏，任其中既有胜利的喜悦，也有失败的沮丧。文气跌宕，却也宽松，足见老到。

睡

我们每天睡眠八小时，便占去一天的三分之一。一生之中三分之一的时间于“一枕黑甜”之中度过，睡不能不算是人生一件

大事。可是人在筋骨疲劳之后，眼皮一垂，枕中自有乾坤，其事乃如食色一般的自然，好象是不需措意。

豪杰之士有“闻午夜荒鸡起舞”者，说起来令人神往。但是五代时之陈希夷，居然隐于睡，据说“小则亘月，大则几年，方一觉”，没有人疑其为有睡病，而且传为美谈。这样的大量睡眠，非常人之所能。我们的传统的看法，大抵是不鼓励人多睡觉。昼寝的人早已被孔老夫子斥为不可造就。使得我们居住在亚热带的人午后小憩（西班牙人所谓Siesta）时内心不免惭愧。后汉时有一位边孝先，也是为了睡觉受他的弟子们的嘲笑，“边孝先，腹便便，懒读书，但欲眠。”佛说在家戒法，特别指出“贪睡眠乐”为“精进波罗密”之一障。大概倒头便睡，等着太阳晒屁股，其事甚易，而掀起被衾，跳出软暖，至少在肉体上作“顶天立地”状，其事较难。

其实睡眠还是需要适量，我看倒是睡眠不足为害较大。“睡眠是自然的第二道菜”：亦即最丰盛的主菜之谓。多少身心的疲惫都在一阵“装死”之中涤除净尽。车祸的发生时常因为驾车的人在打瞌睡。衙门机构一些人员之一张铁青的脸，傲气凌人，也往往是由于睡眠不足，头昏脑涨，一肚皮的怨气无处发泄，如何能在脸上绽出人类所特有的笑容？至于在高位者，他们的睡眠更为重要，一夜失眠，不知要造成多少纰漏。

睡眠是自然的安排，而我们往往不能享受。以“天知地知我知子知”闻名的杨震，我想他睡觉没有困难，至少不会失眠，因为他光明磊落。心有恐惧，心有挂癖，心有伎求，倒下去只好辗转反侧，人尚未死而已先不能瞑目。庄子所谓“至人无梦”，楞严经所谓“梦想消灭，寢寤恒一”，都是说心里本来平安，睡时也自然踏实。劳苦分子，生活简单，日入而息，日出而作，不容易失

眠。所说有许多治疗睡眠的偏方，或教人计算数目字，或教人想象中描绘人体轮廓，其用意无非是要人收敛他的颠倒妄想，忘怀一切，但不知有多少实效。愈失眠愈焦急，愈焦急愈失眠，恶性循环，只好瞪着大眼睛，不觉东方之既白。

睡眠不能无床。古人席地而坐卧，我由“榻榻米”体验之，觉得不是滋味。后来北方的土炕砖炕，即较胜一筹。近代之床，实为一大进步。床宜大，不宜小。今之所谓双人床，阔不过四五尺，仅足供单人翻覆，还说什么“被底鸳鸯”？

莎士比亚《第十二夜》提到一张大床，英国Ware地方某旅舍有大床，七尺六寸高，十尺九寸长，十尺九寸阔，雕刻甚工，可睡十二人云。尺寸足够大了，但是睡上一打，其去沙丁鱼也几稀，并不令人羡慕。讲到规模，还是要推我们上国的衣冠文物。我家在北平即藏有一旧床，杭州制，竹篾为绷，宽九尺余，深六尺余，床架高八尺，三面隔扇，下面左右床柜，俨然一间小屋，最可人处是床里横放架板一条，图书，盖碗，桌灯，四千四鲜，均可陈列其上，助我枕上之功。洋人的弹簧床，睡上去如落在棉花堆里，冬日犹可，夏日燥不可当。而且洋人的那种铺被的方法，将身体放在两层被单之间，把毯子裹在床垫之上，一翻身肩膀透风，一伸腿脚趾戳被，并不舒服。佛家的八戒，其中之一是“不坐高广大床”，和我的理想正好相反，我至今还想念我老家里的这张高广大床。

睡觉的姿态人各不同，亦无长久保持“睡如弓”的姿态之可能与必要。王右军那样的东床袒腹，不失为潇洒。即使佝偻着，如死蚯蚓，匍匐着，如癞虾蟆，也不干谁底事。北方有些地方的人士，无论严寒酷暑，入睡时必脱得一丝不挂，在被窝之内实行天体运动，亦无伤风化。唯有鼾声雷鸣，最使不得。宋张端义

《贵耳集》载一条奇闻：“刘垂范往见羽士寇朝，其徒告以睡。刘坐寝外闻鼻鼾之声，雄美可听，曰：寇先生睡有乐，乃华胥调。”所谓“华胥调”即陈希夷故事。据“仙佛奇踪”：“陈搏居华山，有一客过访，适值其睡，旁有一异人，听其息声，以墨笔记之。客怪而问之，其人曰：‘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。’华胥氏之国不曾游过，华胥调当然亦无欣赏，若以鼾声而论，我所能辨识出来的谱调顶多是近于爵士新声，其中可能真有一雄美可听”者。不过睡还是以不奏乐为宜。

睡也可以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。在这个世界活得不耐烦而又不肯自行退休的人，大可以掉头而去，高枕而眠，或竟曲肱而枕，眼前一黑，看不惯的事和看不入眼的人都可以暂时撇在一边，象鸵鸟一般，眼不见为净。明陈继儒“珍珠船”记载着：“徐光溥为相，喜论事，大为李旻等所嫉，光溥后不言，每聚议，但假寐而已，时号睡相。”一个做到首相地位的人，开会不说话，一味假寐，真是懂得明哲保身之道，比危行言逊还要更进一步。这种功夫现代尚未失传。

【赏析】睡觉于每个人并不陌生，但以此做出文章，而且纵横捭阖、左右逢源，却不容易。没有博大深厚的学识功底，透彻古今人世沧桑的眼光，是不行的。

文章以平实的语调起笔，先调动读者的兴趣，然后笔锋一转，引出五代隐士陈希夷小睡数月、大睡则几年的罕例，从中点出中国士人人格精神的浑茫和洒脱。由此切入正题，纵横而论人的自然本性的优劣。作者先历数睡眠不足的危害，实是对违背人性的含蓄批评，如车祸和衙门中人的恶劣表现；再比较古今中外床与人之间的人道关系，“我至今还想念我老家的那张高广大床”。